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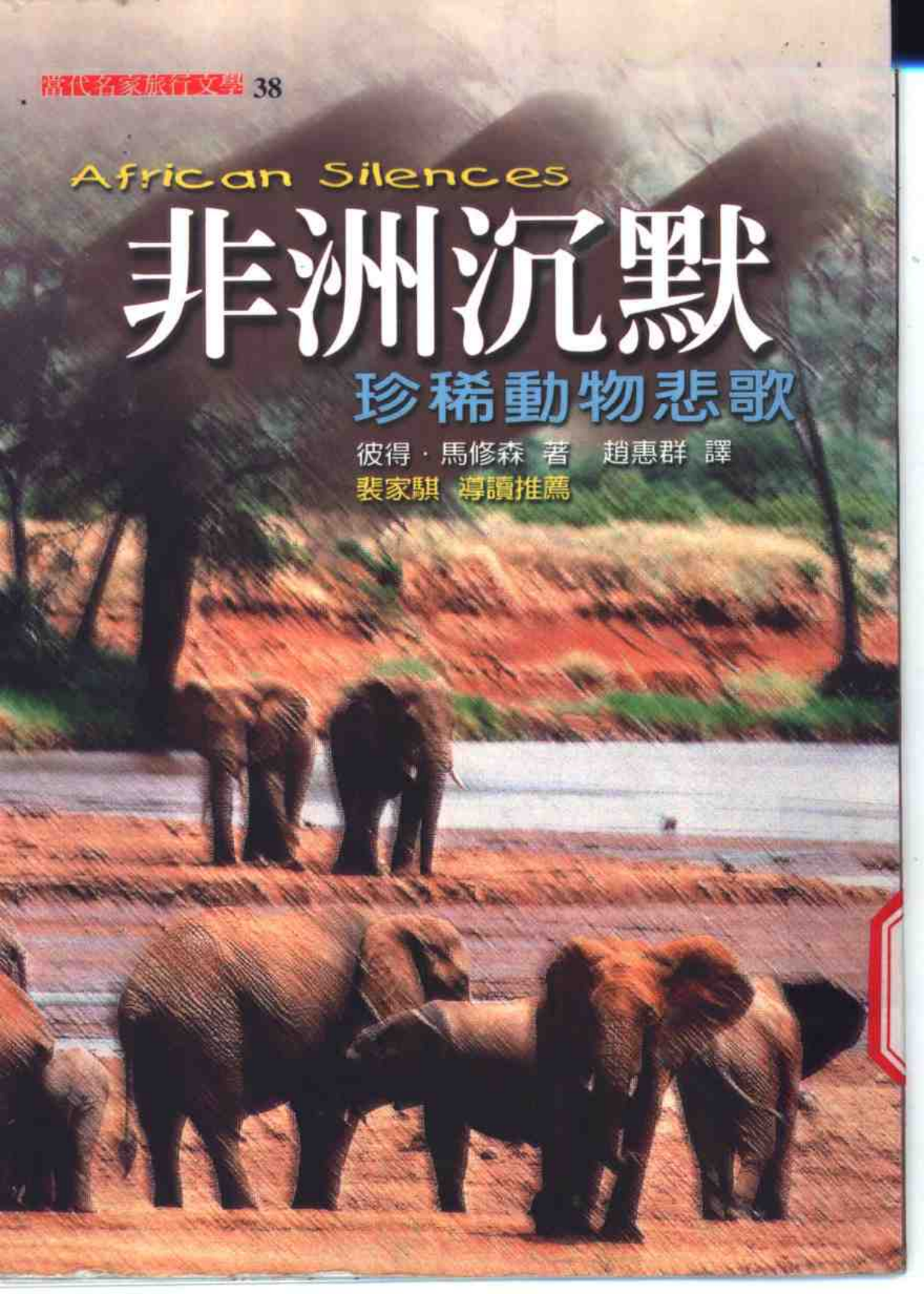
African Silences

非洲沉默

珍稀動物悲歌

彼得·馬修森 著 趙惠群 譯

裴家騏 導讀推薦



1200319595 - 6

當代名家旅行文學 38



1200319595

福州
圖書館藏書



K940.9
486

非洲沉默

African Silences

彼得·馬修森 (Peter Matthiessen) 著

趙惠群 譯

裴家騏 導讀推薦

M489/2



謝詞

除了感謝紀伯特·波斯博士（Dr. Gilbert Boese）和大衛·衛斯登博士（Dr. David Westin）之外，我還要謝謝在本書中提到的絕大多數的人所提供的協助、熱忱的接待、指導和陪伴，不論他們是黑人或白人。感謝里察·卡洛爾博士（Dr. Richard Carroll）和紐約動物學學會的威廉·韋伯博士（Dr. William Weber），他們提供了很有用的資訊和協助。最後我還要謝謝《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的威廉·尚恩（William Shawn）先生，他為我在一九八六年進行的森林象群調查提供龐大的經費。

導讀

恬靜，還是死寂

裴家騏

一九九六年，在第十屆華盛頓公約大會的開幕典禮中，地主國辛巴威（Zimbabwe）的總統 Cde R. G. Mugabe 感性的要求世界各國在重視保育野生動物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貧窮的非洲國家在保育行動上財力和物力嚴重不足的現實（例如：在當地嚴重缺水的環境下，為保育野生的大象群，還必須用人「的方式挖掘以提供水源，而這些措施均所費不貲」）；同時，因為該國境內大象數量恢復的情況良好，他更全力遊說各國支持重新開放包括象牙、象皮在內的產製品的國際貿易，以為未來保育大象籌募更多的經費並改善當地居民之生活條件。其實不只是辛巴威，其他鄰近的東、南非國家境內，這類體型較大、生活在草原環境的非洲象族群，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來也都恢復的不錯，顯示過去一系列的保育行動確實產生了效果。然而，同一時間內，另一類體型較小、分布在森林中的非洲象族群則似乎未有如此樂觀的發展。

回顧一九七〇年代，包括華盛頓公約^①、拯救地球、動物解放在內的一些影響深遠的國際協議或保育運動，都在快速的成長，顯示全球性對自然和環境加速惡化的、致體認和反省；而在非洲這塊古老且野生動物相對豐富的人地上，所發生的種種現象也自然的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當時，原產於非洲的非洲象、黑犀牛、白犀牛、大猩猩、黑猩猩、獵豹、花豹……等許多的大型動物，都因為在長期過度獵捕和棲息地破壞的雙重影響下，紛紛面臨絕種邊緣。而在往後的十幾年當中，由於情況持續的惡化，在大多數國家的要求下，這些動物及產製品（即：象牙、皮革、毛皮、肉品、犀牛角……等）的國際貿易也陸續的遭到全面的禁



止。

爲了探查森林象群的實況，著名的生態作家彼得·馬修森分別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的
中、末期，兩度造訪了中、西非赤道一帶殘留且受到保護的熱帶雨林；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非洲沉默》(African Silences)即是那兩次旅程的經歷和感想。由於大多數談論非洲自然生
態的書多以東、南非洲遼闊的大草原爲背景，這本以西非洲的森林生態系及野生動物爲主軸
的書就顯得相對的重要了。不過，除了對當時幾位同行的生態學家有正面的評價外，作者對
於其他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則顯然是充滿了失望與批判，而書中對部份國家的首長、政府官員
和貧窮的民眾毫不掩飾的諷刺和指責，讀起來令人頗感不安。

事實上，這本書相當程度的反映了當時西部非洲的景況：人口成長及都市擴張使得森林
面積大量的減少、區域性戰爭頻繁造成政府的動物保護政策難以延續、國際市場對野生動物
產製品的需求助長了盜獵行爲、稀少的野生動物不再是當地原住民族得以依賴的自然資源、
而急功近利的觀光事業更消耗了永續發展的可能……等等。

不過，即使是在如此令人憂心的情境中，彼得·馬修森仍然能夠興致勃勃的去探究非洲
象種種有趣的話題：對於森林象和草原象間的血源關係、傳說中的侏儒象種是否確實存在，
和象在森林及草原環境中所扮演的生態角色，也都提供了相當專業和科學的分析，不流於
猜測或情緒，是自然寫作的範例。而對於那些執著於回到原始森林中求生活的姆布弟矮黑人
們，作者則以輕鬆的筆調敘述了他們那種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的遊獵生活，同時，也以相當

的篇幅從大自然演替②的角度來看原住民族在大自然中的生存哲學，相當具有啓發性。

或許，書名中「寂靜 (Silences)」一詞，在許多時候暗指的是那片野生動物枯竭後死寂的西非大地，不過，在這些受到保護的原始森林中，那種恬靜而悠閒的生命型態，又似乎透露出未來的希望。

注釋：

① 〈華盛頓公約〉的正式的名稱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它是一九七三年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簽署的國際性公約，該公約要求所有簽約國家對瀕臨絕種生物的貿易行為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以挽救那些因為大量貿易而有立即生存危機的野生動物。

② 演替 (Succession) 是一種環境發展的自然過程；一個完整的演替通常包括由一塊寸草不生的土地開始，然後這塊土地隨著時間階段式的過渡到草地、矮灌叢、新樹林，最後成為老樹林的過程，而在當中任何一個階段都會有適應不同棲息環境的生物生活期間。一塊土地由荒蕪到成為老樹林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因為一些自然（例如：地震、自然火災、火山爆發……等）或非自然（例如：林木砍伐、農地開墾、人為



火災……等)因素而回到演替初期的狀況，並重新開始漫長的演替過程。

裴家騏：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系副教授。

導讀 恬靜，還是死寂 裴家騏

前言 1

第一章 非洲沉默：

塞內加爾，甘比亞，象牙海岸（一九七八） 5

第二章 孔雀與大猩猩之鄉：

薩伊（一九七八） 6 3

第三章 矮黑人與侏儒象：

剛果盆地（一九八六） 1 1 1

結語 2 4 7

中英文地名對照表 2 5 5

中英文動物名稱對照表 2 5 9

前言

這些人可能是地球上，
最後僅存的大群狩獵採集者。

我的非洲之旅，是一九六一年從埃及到坦干尼卡（Tanganyika）的陸地旅行開始的，我到東非及非洲南部（波札那（Botswana））旅行，這是全世界最後一個偉大的野生動物根據地。直到一九七八年冬天，我抵達西非，特別是塞內加爾、甘比亞與象牙海岸，陪同靈長類動物學家紀柏特·波斯博上（Dr. Gilbert Boese）進行一項非洲野生動物現存狀況的非正式調查，從撒哈拉南方的塞昔爾（Sahel）到海岸地區的幾內亞森林，接著向西到薩伊，希望能參與一項找尋稀有的剛果孔雀的探險活動，並在途中兩次碰到大猩猩。

這些旅程收錄在本書的前兩章。一九八〇年，我參加兩項狩獵遠征，進入坦尚尼亞境內偏遠的塞羅斯野生動物保護區（Selous Game Reserve），一九八六年冬天，我回到中非，與生態學家大衛·衛斯登（David Western），也就是紐約動物學會的國際野生動物保育組織（Wildlife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WCI）的主委，一同進行一項探險活動，這段過程將會出現在本書的主要章節中。我們研擬了一項剛果盆地——中非共和國、加彭和薩伊——的調查活動，主要目標是確定小型森林象的狀況，這種象的象牙在世界象牙交易市場中，已經取代了體型較大的叢林象或大草原象群的象牙成爲主流；我們也希望能夠揭開難以捉摸的「侏儒象」的神秘面紗：近一個世紀以來，一再有報告提到，有人在非洲中部的森林裡看到這種象。在豪特——薩伊（Haut-Zaïre），我們希望在白犀牛的原棲息區域，看一看經過戰火和盜獵洗禮而殘存下來最後一批非洲北部的白犀牛（所有未關在動物園裡的白犀牛，都已被引渡到其他國家，從肯亞到南非都有）。回程中，我們希望能參與在薩伊伊都里森林（Ituri Forest）



姆布弟 (Mbu) 矮黑人的家園，所進行的一項霍加披 (okapi, 中非土著語，產於非洲的動物，類似長頸鹿而較小，無斑，其頸也較短——譯注) 的研究計畫，這些人可能是地球上，最後僅存的大群狩獵採集者 (hunter-gatherer，指依靠狩獵，捕魚或採集野菜、果實或其他植物為生的部族——譯注)：

第一章

非洲沉默：塞內加爾·甘比
亞·象牙海岸（一九七八）

常見的油棕樹
綻放著美麗的黃花，
似乎正在期待雨季的到來，
但是在這片白茫茫的林地上方，
則是一片如鬼魅般的死寂，
哈瑪坦焚風吹動著拉斐亞棕櫚樹
和扇形棕櫚樹的葉子，
使那種死寂之感更為強烈。

從空中鳥瞰位於非洲大陸極西、塞內加爾境內的威爾德角（Cape Verde）西方，正好看
到海上的日出，天空從澄澈的紅藍色，轉變成一種不祥的黃色，而太陽依舊被旱季時東北季
風帶來的煙塵所遮掩，如魅影一般，那煙塵是季風吹過廣大的撒哈拉沙漠所造成的，也就是
一般人熟知的哈瑪坦焚風（harmattan）風砂。點綴著白鳥和白色波浪的灰藍海面上，漁人們
划著偏斜的獨木舟，在瑪德琳島（Les Îles de la Madeleine）滿是岩石的出海口外海作業，看
起來是如此渺小。高聳的懸崖上方光禿的土地上，矗立著約夫（Yoff）白色清真寺，清真寺
後方更遠處，非洲大陸的低矮丘陵在熱風中如陰影般起伏不定。熱風把那些鷺鳥的兩翼撐得
高高的，也把達喀爾（Dakar，塞內加爾首都——譯注）市區的廢紙垃圾吹得四處飄散。

徹夜未眠之後，我們在星期日上午飛抵達喀爾。我們找不到一間還在上班的辦公室，也
沒有人願意出租車輛給我們，因為到內陸的路徑十分惡劣；直到中午，在酷熱中經過幾個小
時的討價還價，我們才和巴巴索先生（Mr. Baba Sow）達成交易，他是一名高大威風的歐渥
洛夫族（Ouolof）回教徒，他把自己和他那輛嬌小的標緻車交給我們支配。我們在午後的燠
熱中出發，向南前行，再向東穿過達喀爾郊外紅土荒地上雜亂的小工廠區，沿著纖瘦的尤加
利樹林邊緣前進。這種樹木被引進全非洲，以取代被砍光的森林，希望藉這種樹來抵抗強烈
風蝕的威脅，以免強風把整個非洲大陸給吹散。在這般寂靜的週日午後，灰塵滿天的街道，
被鷺鳥、成群的烏鴉、山羊和禿鷹所主控，當然，還有那些穿著回教裝束的黑影，從街道一
側的陰影，穿過街到另一側的陰影裡。

即使到了向晚時分，熱氣依然逼人，土地在「哈瑪坦」季風的熱空氣中，閃閃發亮。塞內加爾是介於撒哈拉沙漠和幾內亞森林之間西岸的交界地，這個區域處在沙漠和大草原之間，過去稱為塞甘爾，是個土地貧瘠、氣候乾燥的國家，疆域寬數百哩，一直向西延伸到蘇丹，境內的景象由乾焦的糊猴樹荆棘叢林和矮刺槐、紅色的白蟻土丘，以及棕鳥和犀鳥所構成，那和東非稱為「尼卡」（nyika）的景觀十分相似；當一頭紅頸鳩（red necked dove）橫過道路時，我確知我的身體又來到了非洲。隨著公路向南再向東伸展，這種荆棘樹叢很快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寬闊的森林，以及野草高茂的大草原，這裡就是生態學家所熟知的西蘇丹，或稱為蘇丹草原區，這個區域將塞甘爾和赤道雨林區隔開四百哩，向東橫亙整個非洲大陸，直到尼羅河岸。草原上有由茅草覆頂的小屋形成的小村落，這種茅屋聚集在生長榕樹、羅望子樹與芒果樹的綠洲上，可以避開熱氣和強風。

這趟旅程原來的計畫是要調查西非洲野生動物殘存的狀況，由芝加哥布魯克費爾德動物園（Brookfield Zoo）的紀柏特·波斯博士主持；波斯博士是以個人研究塞內加爾、幾內亞狒狒的博士論文主題為基礎，邀請我當他的觀察員。我從未來過西非，很想看看這裡的人種、野生動物，還有與東非、南非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觀。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是進入內陸三百五十多哩的尼奧柯羅柯巴（Niokolo Koba），它位在塞內加爾與馬利（Mali）和幾內亞比索共和國（Guinea-Bissau）交界的東南角，也是西非所建立的第一座國家公園（建於一九五四年）。在邏輯上，這裡應該是我們展開調查的地方。

巴巴索先生說尼奧柯羅柯巴距離達喀爾不到三小時車程，他聲稱去年曾經來過，但顯然他對於距離的研判令人擔心害怕。我們走了三個小時，才過了高拉克（Kaokack）不遠，那裡距離我們的目的地至少還有六小時車程，而從高拉克走到下一個大型村鎮坦巴昆達（Tambacounda），至少還得走數百公里的惡劣紅土路。巴巴索在這種稱為常行道（piste，指動物或馬匹經常行走的小徑——譯注）的惡劣紅土路上超速行駛，想要縮小他判斷上的誤差，因此我們一路上對這個鄉野所見所聞甚少，只看到紅土和藍天。他是個不錯的駕駛，觀察路上的顛簸和坑洞，眼睛十分敏銳，但是當他像征服者大軍壓境一般，穿過一個歐渥洛夫原住民的村落時，卻嚇得村人和畜牲四處奔逃。他的駕駛技術讓他付出代價，他被兩名徒步的交通警察攔了下來，開了一張罰單。

經過雙方人士形式上的勸告之後，旅程被拖延了半小時，也才讓我們有機會觀察一下這個由方形小屋所組成的密集小村落，村子裡絕大多數的小屋都是用黃土塗壁，茅草覆頂，茅草採環形編製，再在屋頂中央打個結，每個家族都會聚居在一起，不同家族間，會用拉斐亞棕櫚樹葉編成牆面，或柴枝架起圍籬隔開。此地的歐渥洛夫族人種植包心菜、甜瓜、玉蜀黍和少許的番茄，當然也種植整個塞內加爾—甘比亞地區（Senegal-Gambia）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落花生，那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由南美洲引進的；葡萄牙人大約在西元一四五〇年抵

